

中华作家文丛

石舟小说自选集（卷三）

# 白天

中国文联出版社

# 白 天

石舟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天/石舟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0.12

(中华作家文丛)

ISBN7-104-00973-6

I. 白… II. 石…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J8-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35600 号

---

## 中华作家文丛——白 天 石舟/著

---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 京 兴 华 印 刷 厂 印刷

19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7.97 印张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

ISBN7-104-00973-6/K·48 全套定价:198.00 元

本册定价:18.00 元

## 内容提要

寻常恪守礼度的小伙忽然拿菜刀与人拼命，并成了

“砍人有限公司”经理；生性聪明勇敢的姑娘在爱情问题上进退无度，自己给自己酿制了一杯又一杯苦酒……

他们是一伙高考落榜的学生。他们上大学吃皇粮的梦破灭了。但他们却不甘心老老实实在地接过父辈手中的锄头犁耙。他们为家乡设计了具有新世纪思想与色调的全新的生存蓝图……

挫折和暂时的失败在所难免，而且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最可贵的是他们没有退缩和没有打算退缩。

12.16.90 / 19  
B74

天主说：“在水与水之间要有穹苍，将水分开！”事就这样成了。天主造了穹苍，分开了穹苍以下的水和穹苍以上的水。天主称穹苍为“天”……

……上主天主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了人，在他鼻孔内吹了一口生气，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生物。上主天主在伊甸东部种植了一个乐园，就将他形成的人安置在里面……

——摘自《圣经·旧约·创世纪》

## 第 一 章

### 1

七月，乡间的公路上人和车都少。路两边的庄稼蓬蓬勃勃，一派生机。李正德一人开着镇政府没有人理睬的破吉普车回君子，在快到孙家坪时，打住吉普车，步行到路南的一块小日月玉米地。李正德这时感觉有点儿心酸，他看见这些士气旺盛的小日月玉米，很像许多太年轻的政治家，不是极左就是极右，比如前一阵子天旱，它们就卷起叶片，垂头丧气，万念俱灰，而刚刚下了一场雨，它们就很快舒枝展叶，尽情成长，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样子。李正德却在为它们的前途担忧。小暑已过，小日月玉米应该是扬花吐穗的时候了，可它们由于前一阵子旱情严重，个头还未长够，这时就只能是先忙着往高长长，再做打算，殊不知节令不饶人，它们如此循序渐进，不要说有好收成，就是不好的收成，都得打问号。

李正德仔细地察看小日月玉米的朝天的小叶。那些小叶都嘟着小嘴恨不能扑上来同他接吻似的，仿佛痛快淋漓的生长已使它们忘记了自己还有孕育雄花穗的任务。李正德又躬身察看小日月玉米的腰部，依然也不见雌花穗的影子。

“完了。”李正德摇摇头自语说。

李正德还要再往地中心去，忽然看见路上出现了两个中学生

模样的女孩，她们一个骑着自行车驮着另一个往前走，骑着的只穿着背心和裤衩，像个比赛中的运动员，被驮着的抱着骑着的脱下的衣服，像个后勤员工。运动员骑得疯快而又不老实，像走九曲似的在公路上左绕一下右绕一下，仿佛总想往路两面的地里栽个跟头尝尝，后勤员工则托人如托山，一点都不在乎运动员有意无意下的任何可能，神色安然，悠哉悠哉。李正德这时却头晕心跳，忍无可忍，他想对她们喊喊话提醒一下她们那样骑危险，但又担心骑车人会因自己半裸之身被人看见而难堪，那样，她反可能会一时紧张乱了方寸更趋危险，犹豫间，忽见她们已离他的吉普车不远，而且看样子像是失控了似的往吉普车冲去，便禁不住还是失口喊道：

“小心——”

遂也急步往路上走去。

却见有惊无险。两个女中学生显然是听见了喊声，骑车的很快停了走九曲，用力猛蹬几下，飞也似的去了。中学生原来车技很高，刚才不过是纯属玩耍。

这么没有教养的孩子，是哪个村的呢？李正德这样想时，忽然记起英英昨晚曾说要和世莲到镇上看同学的，就不禁皱了皱眉头：难道是这两个鬼孩子？英英总喜欢骑车玩耍，脱了外衣的那个不是她才怪呢。

英英猛蹬一阵，世莲说喊话的人看不见了，两人才跳下车来。

“快穿衣服吧，”世莲说，“快到孙家坪了。”

“好玄，”英英一边穿裙子一边气喘吁吁说，“刚才那人是谁呢？”

“一定是镇政府的人，”世莲说，“因为那车是镇政府的。”

“该不是我爸吧？”英英不无忧虑地说。

“要是你爸还不喊你名字？”世莲帮英英释忧，又说，“快穿吧，怕来人呢。”

说曹操曹操就到。英英系好裙子，还没来及穿衬衫，冷不防侧面的岔道上来了一个也是骑自行车的人。英英赶紧先用衬衫掩了胸，打算等那人过去后再穿。看时，是个小青年。小青年衣着像个大学生的样子英俊而文雅，他似乎老远就看见了她俩，甚至还看见英英衣饰极少，便加速前进了一阵，以图在岔道口大家“纯属无意间相撞”，结果竟是她俩在岔道口停车歇息，仿佛简直是约好了要在此处相遇似的。小青年自然是血肉男儿，又逢正处在对异性身体充满了万千幻想的时期，而且又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公路上，他完全有权利主宰自己的视线。于是，说时迟那时快，在英英用衬衫掩胸之前，小青年的视线早已像箭一样射过去了。他再清楚不过地看见了英英那两座在背心下面微耸着的小山，还看见了小山上面好一片裸着的肌肤，他似乎有些以为那是世界上最高品质的一种白玉。接着，当英英用衬衫掩上胸后，小青年又把视线往上移了半尺许。与小青年相比，英英显得似乎很有些稚气，但她是一个长得十分漂亮的女孩，而且那种成熟女人的艳丽和风韵已在她的眉宇间开始跳闪荡漾，而且她的遇到不速之客的紧张也使她分外生动迷人。于是，小青年接收到英英的某种拒绝和敌意时，并未以牙还牙，而是还了一个友好的微笑，然后就自先走了。

“他看了我一眼！”英英有些愤慨地说，仿佛受了小青年的欺辱。

“我让你快穿快穿，你就是不快，”世莲也一眼英英，“不过还好，是个不认识的人。”

“走！”英英跨上自行车，“咱追上他！”

世莲跑几步跳坐上去。

李正德回到车里，脑海里就忽然跳闪出一个场景。那场景距今已有三十年之久，李正德早已将它淡忘，但这时却又莫名其妙地有点儿清晰起来，尤其是对里边的一个人，他简直是活脱脱如在眼前。

三十年前，李正德在君子当小学教师。君子小学在君子村东南边上，往东是一条小河，河那边是一道缓山坡，往南是从正东方向来的公路，公路也靠村，小河从东北方向来，从公路身子下面钻过，再和公路并行往西而去。夏天时，村里的女人们常常到学校院墙外面的小河里洗衣服。记得有一天，李正德给学生布置了一些作业让做，自己来到院子里散步。院子里那时安静得很，有女人们的笑声从院墙上空飘进来，很清晰，甚至很尖锐。李正德往时也偶能听到这种笑声，却从没有出去看过究竟，那会儿不知为什么就来了兴稚想出去一下。可是，李正德刚迈出大门就飞快地退回来了。原来，那些洗衣服的女人里，竟有裸着身的。李正德那时虽然对成熟女人的裸身已从梦幻转变成了欲望甚至是冲动，或者说至少是十分强烈地不愿意拒绝，但他同好龙的叶公一样承受不得真实——如此说似乎还不很准确，比如叶公承受不得真龙是他从不曾想过要见真龙，而李正德正相反，他不仅是想见而且还想实践成熟女人的裸身的——然而，李正德终究还是抗不住自己的好奇，或是抗不住自己的欲望和冲动，他未等自己狂跳的心丝毫地平复，很快找到一种弥补的好办法。他找来两块砖头放院墙下，然后踩上去把眼睛高出墙头一点点——他看见了那个场景。

如今如在李正德眼前的女人，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她裸身走到小河那边的山坡上，正在往一些灌木枝上晾晒洗好的衣

服，她的丰乳肥臀在阳光下闪着亮光，背景是开着蒲公英花和各种各样的灌木花的一道山坡，尖锐的笑声是裸身女人的同伴们发出的，同伴们不是全裸着，她们只脱去了上衣，暴露着一些或蔓菁或葫芦甚或面袋一类的乳房，她们在笑着叫着议论着裸身女人的光屁股：

“快叫些人来看菊花的屁股啊！”

“是啊，不过最好叫男人们来看。”

一年以后，李正德竟娶菊花的女儿拉弟做了妻子。

菊花在四乡八里的名声不好。李正德家在距君子十五里的孙家坪，李正德的父母自然也知道菊花的名声，因此曾百般阻挠过李正德。李正德也不是就不认为菊花不好，而是他太爱拉弟，因而顾不了考虑拉弟的母亲菊花，再者，李正德也是认为对母亲和女儿应该分开看，母亲不好，不能认为女儿也不好，而且实际的情形，恰恰是拉弟和她母亲菊花正相反，拉弟是一个最最本分的女子，他怎么可以因为她有个不好的母亲而割舍了她呢？

李正德打着马达，缓缓往前开去，他不明白自己何以突然记起来三十年前的陈萇麻烂谷子之事。

不多时，李正德又在孙家坪村口停住车。他看见代销店门前停一辆自行车，想那车可能是英英和世莲的，但刚这样想，却见一小伙从代销店出来朝车子走去，那小伙推起车要走，大约是发现车胎没气了，就用手掌恼火地拍打坐墩，然后抬起头四下里看，大约是想找个修自行车或打气的摊子。李正德想见英英世莲一定不在代销店里，便又往别处搜寻，后又看见离代销店不远的一人家的院门口也打一辆自行车，但以为仍不大可能是英英世莲的，因为他想她们不会认识那家人的，去人家院子里干什么？可也是正这样想时，却见那家院墙墙头探出两半颗人头来，好像是在窥视着推着瘪了轮胎的自行车的小伙子。李正德再仔细看那两

半颗人头一阵，忽然就又是气又是笑起来。

“这两个死孩子，做出这种事来！”

李正德摇摇头，他打算回去得好好教训教训女儿。

## 2

世忠来到孙家坪，看见公路边上有个修理自行车摊子，摊子上有一个小青年在给自行车胎打气，想想自己的车子也该打气了，也就下车来到摊子上。他是从县城中学骑车回君子的，车子衣架上绑着满满的东西，外手是一卷铺盖，里手是两只书包，中间上面则是衣服和脸盆等。

世忠来到修自行车摊子，刚打住车子，英英和世莲突然打地下钻出来似的站到他面前，并几乎是一齐朝他大声说话。

“哥！”世莲说。

“世忠哥！”英英说。

世忠被稍稍吓了一跳，说：

“啊，是你两个。”

三个人立时都有一种不期然相遇的激动。

给自行车胎打气的小青年听见来了人，转身抬头看了看，一眼认出了两个女的是他前面在路上见来的，不同的是不穿上衣的那一个现在是穿上了，其实，他前面虽然着重注意的是不穿上衣的那一个的不穿上衣的部位，但也领略到了不穿上衣的那一个的另外的地方，比如他当时就有些惊叹她的漂亮，尽管那漂亮仅仅是通过她的敌意的表情透射出来的（或许如此恰是歪打正着，更使她的漂亮达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极致），但已使他有点儿心荡神驰了，他刚才在代销店里还在后悔自己不应该走掉，而应该在

前面停一下，等不穿上衣的那一个穿上上衣，然后他就过去同她两个至少是认识一下，如果能进一步帮她们点什么，那当然就更好了，可是他没有，而现在，好像是上帝又赐予他一次机会，让他去弥补前面的缺憾，然而，自己怎样去弥补呢？他一边打着气，一边不时转身朝三个人看看，等待着或捕捉着什么，好在气筒也怪，总打不饱车胎。

三个人在寒暄说话。

“你俩是在哪儿来？”世忠说，“我刚才怎么没有看见你们呢？”

“我们……，”世莲欲言又止，她飞快地瞥一眼打气的小青年，又看了看英英。

“我们在那边的家户里讨水喝去来，”英英赶紧接上世莲话说，“又不在路上，你怎么会看见我们？”说话时一边也飞快地瞥一眼打气的小青年。

世忠意识到英英世莲一定与打气的小青年有什么勾当，却不知是关于哪类型或哪方面的，便不好逼她们往清楚里说，只自己走到小青年面前，想看看他打饱了好拿过气筒来自己打。

小青年仍在打，他打一阵，弯腰用手捏一下车胎，见还不饱，就直起腰再打，总打不够似的。

世忠对小青年说：

“打这么时间长了，怎么还没打饱？”

小青年说：

“是啊，这气筒不知是怎么搞的，总不进气。”

树荫下坐多时的摊主说：

“小伙子，不是气筒的问题，是你的车胎破了。”

小青年打着气说：

“不可能的，刚才我进代销店以前还好好的，怎么就能破

了?”

世忠蹲下身帮小青年捏一下车胎，再摆动一下气嘴，说：

“真说不准是胎破了的，你瞧这一点儿也不见进气嘛。”

小青年停了打气，却皱着眉头仍有些不服说：

“可是怎么可能呢？”

英英和世莲这时也走过来。小青年近距离看见英英世莲，禁不住显得有些紧张，但他还是很快朝她俩打招呼说：

“啊，是你两个，骑得还不慢嘛。”

小青年不得不从前面发生的事扯起，因为他只此一处同她们说话的契机，而此处契机明明还潜伏着类似于地雷一类的危险物，比如弄不好她们会认为他脑海里储存着或不忘掉前面发生的事本身，就已经有点儿阴暗之嫌，而当她们面提起来，那简直就无异于是对她们的某种侮辱了，如果结果真是如此，他不仅达不到同她们相识以至相机建立友谊的任何可能，他甚至会遭到她们的更大的敌视和更严厉的拒绝，但是，小青年究竟是顾不得考究太多了，前面的机会已经失去了，眼前的机会再被溜掉，那他不仅对不起自己，连上帝也对不起了，他必须冒险。

然而事实上，小青年对英英和世莲的分析与她们的真实心理相去甚远，她们和他的此番游戏，与其说是对他前面拼力想看见英英未穿上衣的上身的所谓“非理”的一种报复或惩罚，毋宁说更是在制造理由和机会重新见到他乃至同他多纠缠一会，她们对小青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好奇，并随时都有可能由好奇引发出某种愉快的感动。

英英抿一下小嘴，意味深长地对小青年说：

“你的车子怎么了？是不是打不进气去？”

世莲把头扭一边偷笑。

小青年不见英英世莲有明显的不好看，神情就放松了许多。

这时，世忠已经帮小青年把他的车胎上的气门嘴拧下来了，原来，上面竟没有气门皮。

“瞧瞧，你瞧瞧，”世忠把气门嘴举给小青年看，“这上面没有气门皮，怎么会进气呢？”

“这怎么可能呢？”小青年大惑不解说，“要是没有气门皮，早就该没气的嘛，可是我一路骑来，气都是很饱的呀！”

“那是怎么搞的呢？”英英故作惊奇说，“难道是什么仙人玩法术把气门皮弄走了？真是怪煞气了。”

小青年看一眼英英，似乎对英英的话和她的神态有点儿莫名其妙。

世忠指住摊主对小青年说：

“那你就问师傅买一截吧。”

小青年问摊主，摊主说今天正巧没带着气门皮，小青年摊一下手很无奈地说：

“完了，剩下的路该我练步行了。”

这时，世莲忽然对英英说：

“早上出门时，你不是多拿了一截气门皮吗，快拿出来给他换上算了，咱的车也不坏，留着它也没用处。”

小青年疑惑不解地等英英态度，似乎觉着今天的事情真有点儿荒唐：自己的气门皮转眼间不翼而飞，一个女孩子倒多事地带着一截气门皮。

英英果然恍然大悟似的说：

“是啊，瞧瞧，你不说我倒不记得了，我看我装到哪里了。”

说着便在衣兜里胡乱摸，真就摸出一截使用过的气门皮来，便把气门皮递给小青年，又说：

“为一个人总比恶一个人好，咱就送给你吧？”

小青年从英英手里接过气门皮，说：

“那就多谢你了。”

遂往车上装好气门皮。这时，他心里已经很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他一点儿也恨不起英英和世莲来，只觉得一阵阵忍不住想笑。他装好了，就再往车胎里打气，气门处吱吱地响着，十来下就打饱了，然后又来帮世忠打，打了不到五下，世忠说行了，也就停住。他歇一下，忽也用英英刚才的腔调说：

“今天是一个仙人玩法术把我的气门皮弄走了，可是另一个仙人却送了我一截气门皮，有意思，真有意思啊。”

英英有点儿脸红。

世莲的脸却白了一下。

小青年也不把事情点白，他仍表示很感激他们三个。英英世莲也从心里很感激小青年。小青年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白本，让三个把他们的名字和通讯地址分别签写上去，三个都愉快地签写了。世忠也从书包里拿个小本出来，让小青年签写了。英英世莲没本，就提出让小青年在他自己的小本上重复签写两页，然后撕下来，当名片送她俩。小青年满足了她俩。

小青年名叫孟亚卓，正在一所农业大学读书，他不是本镇人。

三个人对孟亚卓和孟亚卓对三个人，都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辞别了孟亚卓，三个人相跟着回君子。还是英英带着世莲。世钟则仍驮着他的在县中学时的书籍和行装。世忠在前。英英和世莲殿后。

英英和世莲这时都没有兴趣多说话，她们心里都有种空落落的感觉，仿佛镇里的电影队某一回到君子放片子，放了不到一半，忽然停电了，让你五脏六腑一下子被人挖走了似的难受。细

细想来，她们刚才追赶孟亚卓，虽然一点也不见得是出于恨他或打算拿他怎样，但当她们弄走他的气门皮之后，却就真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仿佛她们真还恨过他什么。然而，一场滑稽戏过后，她们竟又有些割舍不下他了似的，好像大家刚刚玩了个开头，就各奔东西去了，宛如很多人买了颗小西瓜，每个人只吃了一小角，才品出点西瓜味来，西瓜却早已没有了。

世忠扭头看见英英世莲拉下去一截距离，就大声说：

“喂，你们怎么啦？骑得好慢呀！”

英英回说：

“天热成这样，悠着点骑吧，赶什么呢。”

忽然，后面来了一辆吉普车，大家往右边靠一靠。可是吉普车超到世忠前面却停下了。车门开处，出来一个人，是李正德。

“正德叔。”世忠赶紧跳下车。

“这个这个，你这就回来了？”李正德说，他习惯说话时总加个“这个这个”，仿佛不加这个赘语就说不出来。

“是回来了，正德叔。”世忠说。

“这个这个，高考完了？”李正德说。

“完了。”世忠说。

“这个这个，考得怎样？”李正德说。

“考完就走，还没顾上估分呢。”世忠有点儿虚弱地说。

这时，英英世莲赶上来了。

“爸。”英英说。

“正德叔。”世莲说。

李正德没回英英世莲话，他像打量嫌疑罪犯似的打量一回她俩，然后抿着嘴故做表情说：

“这个这个，我问你俩，前面在孙家坪你们搞什么鬼来？”

英英不以为然说：

“我们没捣什么鬼呀。”

李正德放大声量说：

“这个这个什么？敢说没捣鬼？”

英英撇嘴说：

“是没捣鬼嘛，不信你问世忠哥，世忠哥可是老实人吧。”

遂又转对世忠说：

“世忠哥，你看见我们捣什么鬼来？”

世忠解围说：

“正德叔，我是没见她们捣什么鬼的。”

李正德也大声对世忠说：

“这个这个你也为她们辩护？”

又转对世莲说：

“世莲，你说，你们俩个捣什么鬼来？”

世莲看一下英英，低下头说：

“拔了一个人的气门皮，可是，又还给他了，大家还又交了朋友。”

李正德瞪一眼英英，叹口气，抬头看一下天，双手叉腰在路上踱了一阵步，忽然对三个人说：

“这个这个把世忠的东西卸下来，放我车里去。”

三个人就悄声卸东西，再把卸下的东西放进吉普车里。李正德见三个人干完了，就撇下他们自己钻进车里一溜烟开走了。

三个人一时无话，只默默地推着车往前走。大家似乎都有点儿不便言说的不同内容的自责心理。比如英英，她是认为世莲和世忠同她一样也遭了父亲的责备，全是因她引起。世莲呢，则是感到自己有点儿像是当了一回叛徒，她似乎也曾打算帮英英忙不认帐的，但她忽然记起她和英英拔孟亚卓的气门皮时，不远处是停一辆吉普车，她掂量那车不是李正德的这辆才怪，而那时李正